

飛昭薛濟薛彭新正五十五羅楊飛平蘇蘭白水閨小說金缺

雲台月夢英秀鴻曼殊通虎虎德紅丁仁古活剛仙
平再駐石花零小妖龍家二遊度公山貴觀初反和君
走陽圓豐雄佳雁說掃平平樓征征續二三豹天

國傳記史傳唐話丹絳夢記集傳傳將北樓南西南夢梅案西東集集唐番圖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三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案 奇 公 施

冊 一 裝 洋

角 八 價 定

元	敬	潘	者	點	標
蝶	夢	周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者	版	出
號	一	廿	百	一	路
廣	東	路	所	發	批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猥蒙讀者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廣東路一百廿一號。力圖檢配迅速，益臻供應。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

小引

三代以上，「不政以政」，「無爲而治」，當這箇時候，雖離「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時代已遠，卽已由遊
獵時代而進入漁墾時代；女性中心的社會根本動搖，私有財產的制度已經確立。集體的生產事業固然未嘗
三代以上，「不政以政」，「無爲而治」，當這箇時候，雖離「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時代已遠，卽已由遊
獵時代而進入漁墾時代；女性中心的社會根本動搖，私有財產的制度已經確立。集體的生產事業固然未嘗
三代以上，「不政以政」，「無爲而治」，當這箇時候，雖離「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時代已遠，卽已由遊
獵時代而進入漁墾時代；女性中心的社會根本動搖，私有財產的制度已經確立。集體的生產事業固然未嘗
三代以上，「不政以政」，「無爲而治」，當這箇時候，雖離「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時代已遠，卽已由遊
獵時代而進入漁墾時代；女性中心的社會根本動搖，私有財產的制度已經確立。集體的生產事業固然未嘗
三代以上，「不政以政」，「無爲而治」，當這箇時候，雖離「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時代已遠，卽已由遊
獵時代而進入漁墾時代；女性中心的社會根本動搖，私有財產的制度已經確立。集體的生產事業固然未嘗

說到明君清官，原來何代無之？這本施公案中所述施不全，原是滿清君臨中華時一個靠夷殺華的酷吏；可是，生來聰明機巧，在華夷之間，倒也應付得很好，留下了一個「清官」的名譽。萬載千秋，還說他「愛民愛國」，「正是格非」，是歷古以來的第一名臣，第二個「包龍圖」。

中華國家，雖名定法律，却不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絕端是「人治」。「人治」下欲得一個「賢明」的官宰，談何容易？要做一個「賢明」的官宰，更是談何容易。而本書中的施不全，是做到了！我們看他怎樣機巧地進行他的「人生歷程」啊！

偵探小說，以奇巧的結構，佈局，以委婉猶疑輕鬆的筆調，寫出一件件奇案；使人讀時迴腸蕩氣，讀竣時拍案叫絕，讀後而平添許多見聞。因此，無人不愛讀，也無人能輕作福爾摩斯探案無論矣，在中國，則這部施公奇案算是最早的偵探小說集子了。

這書一切，完全和偵探小說無異；而都是描寫當時下層社會的各種現狀的實錄；文字雖然拙劣不堪，情節却偏真可喜。樂於此道者，正不妨人手一卷，以窮究竟也。

民國二十三年初夏月青溪潘敬元識

新式標點
施公奇案目次

第一回	胡秀才告狀	豬鳥夢鳴冤	一
第二回	暗探人頭案	公役得消息	六
第三回	王仁請九黃	守府進縣署	一
第四回	觀音庵訪尼	白水獺告狀	二
第五回	縣主判斷曲折	民婦言講道理	三
第六回	施公審銀子	斷羗酒爛肺	四
第七回	瞞銀倒罰銀	碰死真烈婦	六
第八回	審訣直情用刑具	代前夫伸冤雪恨	七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盜	土地祠判鬼	八
第十回	哄騙惡人的實事	吩咐重刑訊凶徒	〇
第十一回	拿王婆結案	僧尼等念經	二
第十二回	縣衙念經辦會	僧尼行香遊街	三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開法	兵民進衙看會	四
第十四回	二役復入蓮花院	兩官再三定寧計	五
第十五回	衆賊飲酒在高樓	二差定計倒扣門	六

第十六回

小和尚實訴

遭難婦有救

二七

第十七回

狀告泥土地

啞叭喊冤枉

二八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訴苦

啞叭着急難言

二九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異事

尼姑隱匿人頭

三一

第二十回

審老道追逼首級

轉拿人究問真情

三一

第二十一回

判頭異事相連

人命又套命案

三二

第二十二回

賢臣判結案

行文斬衆兇

三三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畢等回文

斷女子親父收領

三四

第二十四回

螃蟹鳴冤枉

飛簽拿老龐

三五

第二十五回

當堂審文詳報

斷啞叭打手式

三六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參透手式

巧判啞叭奇案

三八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審土地

問老者賴親結案

三九

第二十八回

解開螃蟹情弊

差人訪拿兇犯

四一

第二十九回

成鬍子告妻

一黑犬闖堂

四三

第三十回

飛賊書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義

四五

第三十一回

慶賀三官唱戲

棟梁巧遇拿我

四七

第三十二回

王梁耍伏舊路

王棟勸解粗心

四七

第三十三回

義士集賢臣

私訪開家堡

四九

第三十四回	風吹簷前瓦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狀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車喬
第三十七回	賢臣入虎穴
第三十八回	回縣審豪霸
第三十九回	嚴刑三片賊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書
第四十一回	州文推辦事
第四十二回	施公審木櫃
第四十三回	書吏出櫃外
第四十四回	施公審竹床
第四十五回	氣惱黃傑士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辯服衆
第四十七回	仗鄉紳巧言強辯
第四十八回	講論故典服衆
第四十九回	衆門人堂前請罪
第五十回	遵古驗寒暑
第五十一回	施安報凶信

七人告土豪	五〇
改妝私訪	五二
豪奴識破賢臣	五三
吊打問口話	五四
舉監鬧公堂	五六
細問受害情	五八
差施忠上京	六〇
縣主瞧來文	六一
戚鬍子棄妻	六四
施公回縣衙	六五
判斷告妻案	六七
志擒三水寇	六八
救孤寡回家	七三
差二府定問姦夫	七五
一驗寒暑白冤	七六
不白人洗却沈冤	七七
因節賜旌表	七九
施公痛義士	八三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探盃	八三
第五十三回	羣寇得凶信	八五
第五十四回	殺場斬衆犯	八六
第五十五回	州縣官聞志	八七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罰縣把們	八九
第五十七回	傳四鄰問話	九二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審	九五
第五十九回	姦夫與尼對詞	九六
第六十回	判明婦人頭	九七
第六十一回	皇恩詔賢臣	九九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懶心灰	一〇二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鄒官餞行	一〇三
第六十四回	惡虎莊遇寇	一〇六
第六十五回	見驛夫馱轎吃驚	一〇九
第六十六回	鏢死武天虬	一一〇
第六十七回	好漢救賢臣	一一一
第六十八回	施忠見二嫂	一一二
第六十九回	賢臣心下疑	一一四
	施忠展翅擒賊	八三
	會義江都縣	八五
	騎馬鬧江都	八六
	捉風審小兒	八七
	硬駁衆官風物	八九
	各人報姓名	九二
	戀人心懷忿恨	九五
	判結人家公案	九六
	回復見州尊	九七
	回京都引見	九九
	商議告還林下	一〇二
	桃花店得信心懺	一〇三
	聚義廳報仇	一〇六
	越牆找尋施縣主	一〇九
	自刎僕天搗	一一〇
	天霸敘舊言	一一一
	火燒惡虎莊	一一二
	側耳細聽音	一一四

第七十回	順天府到任	秧歌腳出境	一六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衙	一八
第七十二回	賢臣跪提督	陶公求賢臣	二〇
第七十三回	撞見陶提督	私放對子馬	二一
第七十四回	見書收禮物	面君奏國律	二二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題本	恩賞一年俸	二四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銀	告當官恢心	二六
第七十七回	拿火頭鬥之妻	因姦情究出陳蠻	二八
第七十八回	當堂審張氏	張氏吐真情	二九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訛鈔	清官審斷銅錢	三〇
第八十回	淫婦忘八進衙	母女當堂對詞	三二
第八十一回	貪色借年貌	替聚親得妻	三四
第八十二回	小西來報機密	男女進衙告狀	三五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實情	玉山道真語	三七
第八十四回	翁婿當堂實訴	賢臣訊得隱情	四〇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開中門迎接	四三
第八十六回	兇僧搶少婦	鎖拿李太歲	四五
第八十七回	關大顯英雄	倭刀破雙拐	四七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聖君	順天堂發放	一四八
第八十九回	賢臣陞總督	路遇盜官糧	一五〇
第九十回	爲國憂民苦	降旨求甘霖	一五二
第九十一回	巡漕御史下馬	文武迎接欽差	一五三
第九十二回	搭造祈雨壇	工部官監驗	一五七
第九十三回	勅令黑龍潭	天降雨露恩	一五九
第九十四回	文武惱恨施賢臣	優僧點化悟忠良	一六〇
第九十五回	傻和尚道法語	進廟門妝瘋顛	一六一
第九十六回	空房鎖和尚	祈雨念藏經	一六二
第九十七回	萬歲爺觀壇	黑面僧祈雨	一六二
第九十八回	二僧分邪正	衆臣紀功勳	一六三

新式點施公奇案

聖朝康熙年間，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揚州府江都縣施名仕，倫御賜諱不全，爲人清正，五行甚陋，係驪黃旗漢籍貫東四旗，在東城西四旗在西城，乃爲八旗鼓樓，就是界限，卽住鼓樓東羅鍋巷內。他父世襲鎮海侯爵位。詩曰：施公爲民多清廉，秉政無私不懼權，百張呈詞一日審，不順人情不愛錢。

第一回 胡秀才告狀 猪鳥夢鳴冤

話說江都縣有一秀才，姓胡名登舉，他的父母被人所殺，頭顱不見，胡登舉合家嚇得胆裂魂飛，慌忙出門去縣主跑到正堂，正遇升堂，就進喊冤，走至堂上，深打一躬，手舉呈詞，口稱：「父師在上，門生禍從天降，叩稟老父師卽賜嚴拿。」說着將呈詞遞上。書吏接過，鋪在公案，施公靜心細閱。

具呈生員胡登舉，祖居江都縣，生父曾爲翰林院告老還家，廣行善事，憐恤貧窮，并無苛刻待人之事。不意於某日夜間，生父母閉戶安眠，至天曉，生往請安，父母俱不言語，生情急躁開門戶，父母尸首俱在床上，兩顆人頭并沒蹤影。生忝居學校，父母如此死法，何以身列膠庠，爲此具呈，叩乞父師大人恩准，速賜拿獲凶手，庶生冤仇得雪，感戴無既。

施公看罷，不由點頭吃驚，說道：「寅夜入院，非奸卽盜。胡翰林夫婦年老被殺，而不竊取財物，且將人頭拿去，其中情由，顯係仇謀。此宗無題文章，令人如何作法？」爲難良久，說道：「卽委捕衙四老爺前去驗尸，只管入殮，自有頭緒結斷。」胡秀才聞聽，只得含淚下堂，出衙回家，伺候驗尸。且說施公吩咐速去知會四衙，往胡家驗尸。

呈報，把呈詞收入袖內，吩咐退堂，進書房坐下。長隨獻茶畢，用過晚飯，把呈詞取出，鋪在案上翻閱，低頭細想，躊躇此案難結，欠身手在書案上取過古書一部，在桌上要看過對此案，即日好斷這沒頭之事。將拍案稱奇，從頭至尾看完，又取過一部，係海瑞參嚴嵩的故事，不覺困倦，舍了書本，在於書案之上，朦朧打睡。夢中看見外面牆頭之下，有羣黃雀兒九隻，點頭搖尾，唧唧喳喳，不住的亂叫。施公一見，心中甚驚，又聽地下哼唧唧的豬叫，說：「原來是油光兒七個小豬兒也，望住賢臣亂叫。」施公夢中稱奇，方要起去細看，那九隻黃雀兒，一齊飛下牆來，却與地下七個小豬兒，點頭亂叫。那七個小豬兒，站起身來，望黃雀拱抓口中哼唧亂鳴。雀哨豬叫，偶然起了一陣怪風，把豬雀皆擄將去了。施公夢中一聲驚醒，大叫道：「奇怪的事！」施安在旁邊站立，見主人如此驚叫，不知何故，連忙道：「老爺醒來。」施公聽言，抬頭睜眼，沈吟了半晌，想夢中之事道：「奇哉奇哉！」就問施安這天有多時了。施安即便答道：「日色西沈了。」施公點頭又問：「方才你可見些什麼東西沒有？」施安說：「並沒有見什麼東西，就是有一陣風刮過牆去。」施公聞聽，心中細想這九隻黃雀七個小豬，奇怪想來內中必有曲情。將書擱在架上，前思後想，一夜不睡，直至天亮，淨面整衣，吩咐傳班升堂。坐下抽籤，叫快頭英公，然張子仁上來。二人走上來跪下叩頭。施公就將昨日夢見九隻黃雀兒七個小豬為題標，寫說限你二人五日之內，將九黃七豬拿來。若是遲延，重責不恕。將籤遞與二人，二人跪爬半步口稱：「老爺容稟小的請個示來。」九黃七豬是兩個人名，還是兩個物件？現在何處？好求老爺吩咐明白。小的們好去訪拿。」言罷磕頭。施公聽聞，說聲：「無用奴才，連個九黃七豬也不知道，還在本縣這裏應役麼？分明要偷閑躲懶，安心抗差玩法，分付與我拉下去！」兩旁發喊，格倒，每人打了十五板。二人跪下叩頭，復又討示，叫聲：「老爺究竟吩咐明白，待小的們好去拿人。」施公聞言，不由心中大怒道：「好大胆的奴才！本縣深知你二人久慣應役，極會掩塞，若敢再行囉索，還加重責。」二人聞聽，萬分無奈，站起退下去，訪拿「九黃」「七豬」而去。施公也隨退堂。一連五日，假妝有恙，并未升堂。

到了六日，一早吩咐點鼓升堂，坐下衙役人等伺候。只見一人走至公案旁邊，手舉呈狀，口稱：「父師，門生胡登舉父母被殺之冤，求父師明鑒。倘然遲久不獲，兇犯逃走難捉。且門生讀書一場，豈不有愧？若門生另奔投呈伸冤，老父台那時休有怨言。」一躬將呈遞上。施公帶笑說道：「賢契不必急躁，本縣已經差人明捉暗訪，查拿形迹可疑，審得自然與你伸冤。」胡登舉無奈說：「父台速與門生伸冤，感恩不淺。」施公說道：「賢契請回，催呈留下。」胡登舉打拱下堂，出衙回家。且說施公坐上爲難多時，方要提胡宅的管家審問，只見公差英公然張子仁上堂跪下回稟道：「小的二人并訪不著九黃七猪，求老爺寬限。」施公聽了，因惱成怒，喝令左右將他二人拉下，每人重打五十小板。『不容分說，只打的哀告不止，血水直流。打完，提鞭戰兢兢的跪在旁埃下，口稱：「老爺叩謝明示，以便好去拿人。」』施公聞聽無奈，硬住心腸說道：「再寬限你們三日期限，如再拿不住兇犯，定要處死。」二公役聽了，如篩糠打戰，只是磕頭如鷄食碎米一般。施公又說道：「你們不用多說，快快去轉訪要緊。」施公見二役兩次受苦，亦覺心中不忍，退堂進內。可憐二人還在下面叩頭，叫：「老爺憐恤小的們性命罷。」言畢，又是咚咚磕頭。縣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見二人這樣個個兔死狐悲，嘆息不止，一齊說道：「啲！都起來罷，老爺進內去咧，還哀告誰？」二人聽聞，抬頭沒有老爺了，賭氣站起，腿帶棒瘡，身形恍惚，旁邊上來四個人，用手攙架下堂。且說施公退堂書房坐下，心中想昨日夢得奇怪，黃雀小豬，我即以九黃七猪爲兇人之名，出票公役，無憑無據，真難察訪，不得已兩次當堂責打公役，倘不能獲住，去官罷職，尙爲小事，怨聲載道，而遺臭萬世，前思後想，忽然靈機一動，又轉歡悅。如此這行方好。向安說道：「我要私訪。」施公聽了，不由得嚇了一跳，口尊：「老爺要私訪，想當初扮做老道，態宅私訪，吸呼喪命，幸虧內裏有人打救，而今再去，內外人役，誰不認得？」施公聞聽說：「不必多言，你快去與我把你破爛衣服取來換上。」施公不敢違拗，只得答應出書房，到自己屋內，將破爛衣服搬出，送至老爺房內。且說施公將衣換上，拿錢數百，帶在腰中，以爲川資之用。施公自到任，沒有家

眷只跟來施安二人，衙內並無多人，還有兩名廚子。施公吩咐晚飯用畢，趁此天黑，好出衙門，以便辦事。吩咐施安小心看守。施安答應，隨將主人悄悄送出。又對守門司閹說道：「老爺今日出去私訪，不許高聲，快快開門。」施公邁步而出，一溜而去。施公正走之際，只見茶坊之內，一切人等，在燈下坐定吃茶，往裏面趕，走堂見渾身衣服破爛，不是吃茶的客人，就出言不遜。施公聽了，心下不悅，後又嘆息：「既然私訪，在這裏，怎麼說話，妝只爲不聞。」叫走堂的快拿茶來，要用香片扶疾泡來，無論什麼點心，只管取來吃，照數給你們的錢。走堂的聽了，就不敢怠慢，隨即送上茶來，並各式點心。施公坐著吃茶，側耳聽那些人言言語語，內中一人說道：「你們這縣裏老爺清正，自到任來，體恤民情，一方福星，真真可謂青天。諸事廉敏。」衆人說完，大家走散。施公一見欠身將茶錢會了，出坊，夜深路斷人稀，偶然烏雲密布，狂風驟至，細細濛濛，甚爲焦急。又覺身疼，忽然想起：我何不不到城隍廟裏去避雨投宿，隨邁步前行，一溜一點，來至廟前，瞧一瞧四顧無人，廟門緊閉，那雨不住的紛紛而下，不由的沈吟嘆息。沒奈何，且在山門之外存身，可喜雨止雲散，一輪明月光，地濕難行，樵樓已交三鼓，只覺身上寒冷，實在滿腹淒涼。賢臣只爲我情絕無傷悔之處，自知爲官與民除害，誠爲事君能致其身，快樂而無對，只愁胡宅人命，如何訪出真犯？如何結案？耳內忽聽交了五鼓，剛剛黎明，一夜未眠，漸次天亮，見有往來行人，連忙起身，出了台階，一溜一點，就向街上走串，把頂破帽子按下個齊眉，縱然碰見熟人，把頭一低而過，留神細訪，那士豪惡棍，及那殺人兇犯，剛剛天有已刻，覺肚內飢餓，見有個飯店，要進去吃飯，邁步就走。那知掌櫃的一見施公，相似乞丐，渾身破爛，面目漆黑，一聲大喝，叫那貧人不要進來。施公聞聽，即住脚步，帶笑的答案，叫聲：「掌櫃的，不必口出惡語，我原是來照顧你，並非討飯之人。我如今先會了錢，然後吃東西何如？」說了，就將錢掏出，交與掌櫃。這才端東西來。施公無奈，一面吃，一面暗嘆：「正嗟世情之薄，往外觀看，一個半老婦人，走到店前，又哭又喊，年紀三十三四歲，披頭散髮，臉上青紫，懷抱兒子，兩眼淚流，口中數數落落道：『奴家今有千般怨恨，這段冤枉，活活的屈

死人了！欲奔告狀，偏逢縣主有病，那衙門人攔住，我這段屈冤，挨到幾時才能伸聽得縣主爺官清似水，誰知竟不把堂坐，未知病係真假？若是假病，有負皇恩，不理民狀，枉爲民之父母，明早我還去告擊鳴冤，倘再是不管，我就一頭碰死。」說了又哭，又罵，後面圍繞許多人看。施公聽了，暗說道：「好叫人不解一個伸冤的坤道，他竟把官府毀罵，但不知所爲何情？待我出去店門外，候他動身，跟他去，自得其詳。」且說訪九黃七豬的公役二人，回到家中，飲酒商量九黃七豬的事情，竟無法訪緝。子仁說：「英兄，你我歇一夜，明日妝扮爲乞丐，在城廂內外晝夜巡訪，不怕爲難事，只怕心不專。」公然聽了點頭道：「既辦大事，自要竭力。」二人飲酒吃飯已竣，安息了一宵。次日早起來，連忙改扮妥當，同出門去，要訪拿九黃七豬的消息。子仁說道：「英兄，略兩個日期也忘了，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縣關外觀音院寺，我見辦會的不少，我二人現未訪著兇犯，何不到此關外蓮花院廟中走走？」英公然答應，使得二人一同邁步，直從廟而來。登時到了門首，瞧一瞧清門淨戶，并不辦會。二人立了一刻，打廟中角門走兩個小沙彌來，留神細看，但見大些的有十五六歲，小些的有十一二歲，個個生得唇紅齒白，有如小女孩子一般。一個手拿條帚，一個手拿斗箕，喜喜笑笑，走至山門以下。二差人一見，忙的讓坐。兩個小和尚抬頭看見二人身上藍縷，點頭嘆息說：「你等可來不著了！往年間，我們這座廟孟蘭大會，二位窮大哥要吃點子齋飯，是易爲的。今年不能了！我們廟裏來些人，倒相門喪的，因此不辦了。沒的說你哥兒們，既來也無空奔之理，若肯代我們打掃打掃，我自然與你飯吃。」二公役聽了一個接條帚，一個接斗箕，一面掃地，一面同小沙彌說話道：「二小師父，幾時做和尚的？老師父叫甚名字？」二人答道：「我本是良家子弟，因從小多病，無奈爲僧，起早及晚，燒香掃地，說起我的師父，真利害，他的法號，人稱他爲九黃僧人。」小沙彌說的無心之話，二公役聽了，不由的心中一動。英公然向張子仁擠擠眼，九黃二字對了。又見從外挑了一担菜蔬，往廟裏送去，是雞鴨魚肉。公然就先笑道：「二位小師父，我算斗胆，借問一聲，依我想來，此乃善地，不知用此輩物何故？既不辦

會，或是請客麼？」大沙彌見問，就望住小沙彌連忙扯嘴。小沙彌方交一十二歲，那知好歹就先快嘴說：「窮大哥聽我說，千萬外面不要告訴與人。我家師父，真是利害，手使單刀，有飛牆走壁之能，結交天下英雄，江湖子弟今日借東請客，買些雞鴨魚肉，還有一言，我們廟中缺少燒火之人，二位如果願意，豈不是好？」且說英公然張子仁二公人聽了此一番言語，正中機關，張子仁便冷笑道：「你令師父想來現在廟中，我們進去見見，若是果能用，二人深感大情了。」沙彌見問，又低低的說道：「若問家師，今日早晨入城未回，在城裏尼姑菴，七月十五辦會，請客演戲，夜晚還放烟火呢。那女尼是我家師的乾妹，年紀今年二十幾歲，生得如花似玉一般，家師與他買的廟宇，傳授了他些武藝，跨馬輪刀，件件皆能，法名叫爲七珠姑娘，遠近全知。」大沙彌在旁聽見了，大喝一聲，道：「小禿奴！你又混學舌，前者師父打誰來？又說瞎話，叫師父知道，把筋都打斷了你的！」正說之際，忽然內中走出一人，兇眉惡眼，老漢高大之人，一聲大叫：「大沙彌，後面的哥兒們叫你！」大沙彌答應，連忙跑進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暗探人頭案 公然得消息

且說公然見天色已晚，叫子仁別處叫飯，既得了真信，快快回衙。子仁答應了，一齊出寺，進城稟報，好結此案，銷簽，也算你我頭一大大功勞。說得滿心歡喜，且說施公從飯店出來，跟隨那婦人，竊聽哭訴告狀的原故，竟自跟了一回，不得明白。見天色尚早，不便回衙，何不出城訪訪，等天黑了回衙，想過邁步出了城門，可巧正逢二公役歡然而來。施公遠遠看見他們是乞丐打扮，不由的讚歎，我且躲避，叫他過去，不意早爲二公役看見，隨後跟來。施公進廟，二公役亦緊緊行行入廟中。施公坐在台階之上，二公役搶步跪下，看了一看，四面無人，稱聲「老爺」，小的等奉差訪拿九黃七猪，今在蓮花寺內訪切惡僧，與七珠乃是乾兄妹，係蘇州人，先姦後拐到此。」施公

聽了，憂中化喜；又問：『因何名叫九黃？』該役說：『他徒弟曾對小的說過，因他師父背後，有黃豆大的九個猴子，故名九黃。』尼姑因胸前七個黑悟子，取名七珠。惡僧廟內還有盜賊十二名，無所不至。『從頭一一稟明。』施公聽了，沈吟良久道：『天色不早，你二人隨我進城，天黑到十字橫街，暗暗兇僧淫尼的舉止。』言了，站起身來，挽扶施公，前走進城。看那軍民人吵吵鬧鬧，聽那些人議論紛紛，也有說這縣主比前任好的，也有說耳軟聽衙役的，也有說私訪愛百姓的，也有說真真清廉的，正中央一人喊了一聲道：『你們住口莫要亂道，仔細縣中人聽見，你們可吃不了的包子。』施公在人羣之內，竊聽閑話，爲了是公案不結，抬頭只見一片燈光，人語喧嘩，又聽擠擠攘攘：『到了到了！』施公立在衆人之中，看見這法台上，正向住觀音寺門，搭了一坐高台，台上結綵懸紗，花燈挂滿。正面設著法座，坐上一個和尚，眉粗眼大，滿臉橫肉，頂戴佛冠，身搭紅衣，口吐佛聲，手疊佛印，混捏酸款，兩邊有衆僧陪坐。細看非盡男僧，還有女僧，一旁接音。年紀皆在三十上下。因七月佳節，天氣還熱，個個光頭無帽，肩搭偏衫。雖說接音，其中一人杏眼含春，凶僧眉來眼去，喜笑顏開，還不住的台下東張西望，賣弄輕狂。施公看了，又往台下一瞧，正中設擺高桌，兩邊板櫈，數了一數，一邊九個尼姑，兩邊共是十八位，皆穿法衣，都光頭腦袋，接打各色法器，年約二十上下，個個風騷，人人嫵娜，誰無脂粉，皆是白齒紅唇，面似桃花。雖然皆打住法器，佛聲也視南瞧北，看芙蓉滿面，并無一點道心。賢臣看了，暗暗點頭，怪不的亂敗江山，皆原來如此。這只上正坐的，必是九黃，且衆尼之中，未知那個七珠。細看桌子上首邊，有鼓鐘聲的一個女尼，比別的女尼大不相同，更有丰采，生得美貌。施公看了，暗暗的自說：『難怪招惹僧俗亂心。』聽的法器連打三陣，天有二更時分，施公放了這許多兵民百姓，四走回家。施公同了二個公役說：『九黃七珠，原來是兩個僧尼，這個原故，我全然不知道。你二人明日，先不用進衙門，還在蓮院中，千萬小心，引誘小和尚，套問真情，把那十二名盜寇的根由，訪了來，然後回衙定計，以便緝獲。』二役答應，見得施公趁天黑回衙，施公安迎接。施公進書房，淨面更衣，酒飯用完，上息寢一